

空間中的記憶： 關於郭雪湖《圓山附近》的複數視野

文 林育淳 Yu-chun Lin | 臺灣美術史學者



Mapping Memory:
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Kuo Hsueh-Hu's
Scenery Near Yuan-Shan



郭雪湖，《圖山附近》，1928，膠彩、絹，94.5×188 公分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一、前言：可見與未可見的「圓山附近」

圓山在哪裡？郭雪湖《圓山附近》是什麼樣的所在（place）？

作為臺灣美術史研究者，筆者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工作期間，有幸執行郭雪湖作品之蒐藏、展覽及推廣工作；2020年3月也於南美館策劃「心內的所在——郭雪湖望鄉特展」；2024年7月23日獲邀拜訪郭雪湖舊金山「望海山莊」故居，深覺自2000年策辦「臺灣東洋畫探源」以來，開啟了與郭雪湖作品既深且長的緣分。筆者最近頻與家人走訪圓山大飯店及大稻埕附近，面對臺北市這兩處堆疊著豐富歷史記憶、兼具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的空間，不禁憶起近百年前，20歲左右的郭雪湖拼盡全力，以他日常生活走踏之處，畫出了《圓山附近》、《南街殷賑》兩件臺灣美術史中非常具指標意義的重要作品。於是筆者翻閱起郭雪湖基金會近期提供的家藏珍貴文件，動念撰寫這篇短文；除了再次推測1928年《圓山附近》取景方位的可能性，也談談1929年郭雪湖較少被人提及的，另一件也是描寫圓山附近的臺展特選作品《春》，搭配同時期其他畫家的相關作品及文史資料，期待提供大眾觀看那些離我們不是太遙遠，卻可能早早被淡忘的臺灣歷史文化的新視野。



郭雪湖，《春》，1929

見出版品《第三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》，收錄於「名單之後：臺府展史料庫」

圖片來源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



1927 年臺北市街圖（局部）

圖片來源：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<https://gissrv4.sinica.edu.tw/gis/taipei.aspx>

郭雪湖（1908-2012）原名郭金火，出生於臺北番仔溝庄（1922 年改稱為河合町，1946 年劃分於大同區），此地北邊以番仔溝與社子島南邊的葫蘆堵為鄰，東邊及南邊為大龍峒，西隔淡水河與三重埔為界，番仔溝河道連通著基隆河與淡水河。郭雪湖曾在某次訪談時鮮明回憶出生地：「那個番仔溝是全臺北市風景最好的地方！……一邊是觀音山，另一邊是大屯山和七星山哦。那風景可是好得不得了，現在想起來就很想要畫，那真是很好的地方……」。從臺北番仔溝這個地區，花點時間慢慢散步，就可以到達「圓山」，其是一座位於基隆河左岸／南岸、海拔標高約 36 公尺的獨立小山丘。日本時代，「圓山」位於行政區畫原稱「山仔腳庄」轄內，1922 年此區改稱「圓山町」，西接大龍峒町，東臨西新庄子，往南則是宮前町，北隔基隆河接大宮町。這個圓山及圓山附近，可說是郭雪湖童年以來，逐漸內化熟悉的美好「所在」。

郭雪湖 10 歲隨寡母遷居繁華大稻埕永樂町，1917 年進入大稻埕第二公學校就讀，導師陳英聲（1898-1961）發現他的繪畫天賦，並指導創作技藝；1923 年考入臺北州立工業學校土木科，因志趣不合，退學在家自修；1925 年 1 月 10 日（農曆 12 月 16 日／尾牙）拜蔡雪溪為師，不久畫技得到師父肯定，並獲得「雪湖」這個名號。但是郭雪湖回憶：「在蔡雪溪處學畫未有到一個月，都感到沒有興趣了，以後跟任瑞堯師兄約束，每天都到劍潭寺附近、士林附近去寫生研究比較新的畫。」參照 1927 年臺北市街圖，劍潭寺正位於圓山町以北、基隆河右岸／北岸的大宮町轄內、臺灣神社下方。幾個月後，郭雪湖離開雪溪畫館，在家開畫館接單做生意。1927 年郭雪湖以《松壑飛泉》入選第一屆臺展，此為改變人生的重要契機；隔年，他則心心念念思考著如何創作出一幅好作品，以實力擺脫第一回臺展僥倖浪得虛名的攻擊。他鎮日自學研究、尋景寫生、上圖書館勤奮查找資料，自春天忙到秋天，終於在 10 月臺展截止收件日之前，提送出《圓山附近》這件作品。

二、近 30 年來對於《圓山附近》立跡何處的推斷

百餘年來，臺灣一直處於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自然都劇烈變動的狀態，很多空間或歷史的記憶，或因快速更迭或資料散佚，而產生錯亂、誤判或消散未可見。於是，當要重塑郭雪湖這幅《圓山附近》到底是站在何處寫生的問題時，從近數十年來有志者的研究與探尋，其實也呈現了有趣的「各有看法」的複數視野。以下簡略梳理各家說法。

1991 年郭雪湖接受李進發口訪，談到《圓山附近》的創作過程：

每天去圖書館看書研究，清晨五點就去圓山找題材，找了很久才決定以圓山鐵道（淡水線）附近為主。之後每天去寫生，畫出了 3 尺、6 尺的大畫。即使是一棵樹也要表現得圓潤立體，與圓山的色彩達到調和。¹

2000 年邱函妮於〈街道上的寫生者——日治時期的臺北圖像與城市空間〉臺大碩士論文第 74 頁書寫：「〈圓山附近〉畫面右方的低矮山丘就是圓山，亦即山的西側所見的風景」²；另外，論文第 77 頁又提到：

雖然畫面中看不到臺灣神社，但郭雪湖卻使用了暗示的手法描繪神域。最明顯的是畫面左側的明治橋，……也是通往神域的要道。另外，……還可以看到一群白鷺鷥向神社的方向飛去。……郭雪湖的這件作品，既有暗示參拜方向的明治橋，更不能說他沒有描繪神域的意念。³

依照以上文脈觀點：「〈圓山附近〉畫面右方的低矮山丘就是圓山，亦即山的西側所見的風景」，邱函妮認為，郭雪湖並非站在劍潭山這個方向來寫生，而是自圓山這一側取景，向左順著白鷺鷥飛去看去，觀眾視野就能望向畫面之外的臺灣神社。

2022 年王子碩一篇〈透視畫境 | 郭雪湖〈圓山附近〉〉的臉書發文，則是比對《圓山附近》中的橋梁角度方位，他也認為，郭雪湖是在基隆河南岸圓山旁的河邊進行創作。此外，王子碩還解釋了畫面左側的遠山：

1928 年（昭和 3 年）郭雪湖入選臺展第 2 回東洋畫部之作（特選第一席），描繪臺北圓山附近景色。由圖中丘陵與左側明治橋的位置比對，可推得作畫地點應位於基隆河南岸圓山公園一帶。……明治橋後方繪有山脈，前後層次依稀可見。經地圖及山形比對遠方山脈可能為南港山南峰，前方較矮的山脈為四獸山。⁴

不久，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洪廣冀教授，也在臉書發表對《圓山附近》的解讀。此畫描繪臺北郊區淺山風景，農婦在臺灣闊葉林中的土地耕種，畫面左下有個方尖碑寫著「第四號」保安林界碑。洪廣冀依此認為，郭雪湖描寫《圓山附近》的立足點，是從劍潭這側向左望向明治橋。而這樣的看法，更在 2023 年 11 月 21 日於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開展的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特展中呈現。展場說明有

關《圓山附近》所繪何處的文字摘錄如下：

《圓山附近》為第二回臺展東洋畫特選作。畫作可見劍潭往圓山的丘陵地，近處可見明治橋，橋體鋼構的線條與橋上成對的路燈清晰可辨，遠處可見淡水河對岸的觀音山。

《典藏 ARTouch》朱佑霖編輯當月訪談洪廣冀的報導則提及：

洪廣冀認為「可以理解《圓山附近》的畫面有一定程度上的拼貼，我會覺得那邊是觀音山那一帶（從劍潭山向明治橋望去遠方為觀音山），也知道許多藝術史學者有其他看法。但我可以確認的是，那個界碑的確是神社風致林的第四號界碑。」透過此次研究也發現，日治時期的所有界碑都是平頭方柱，並無郭雪湖筆下的方尖頭造型。展間也復刻展示了日治時期第四號界碑的原貌，說明繪畫與真實世界之間，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落差。⁵

2023年6月29日，劉錡豫於〈並未爭辯的爭辯：郭雪湖《圓山附近》的空間、圖像與眾聲喧嘩〉一文，談論近20年來許多有關《圓山附近》取景視角的案例：

從畫題來看，「圓山附近」中的「圓山」有兩個可能：第一個是如今捷運圓山站旁，花博公園北邊，位於臨濟宗護國禪寺後方的小山丘。第二個則是「圓山大飯店」所在的劍潭山，因為與圓山僅隔一條河，兩地在日治時期時常出現混稱的現象，就連圓山大飯店的原址「臺灣神社」，也曾被稱作圓山神社。基於以上兩點，結合畫中第一代明治橋的位置，我們大致上可以得到兩種取景視角，於是臺灣神社的位置，也存在著兩種可能。若畫家所描繪的是圓山，那神社就位於左側明治橋延伸至畫外之處；若描繪北岸的劍潭山，神社便隱藏於畫中山丘的背後。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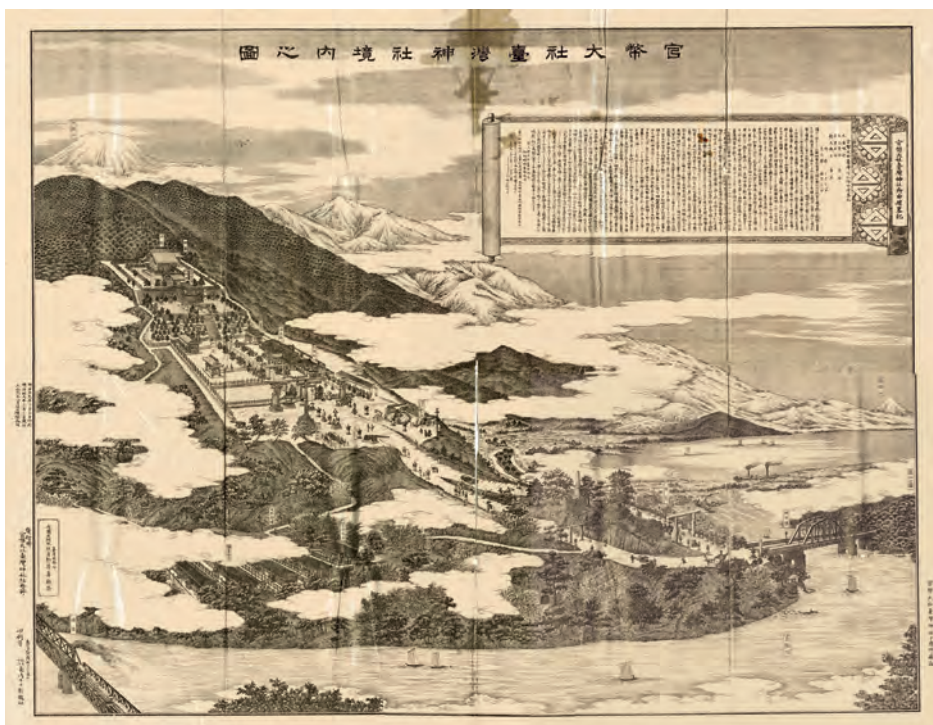
文末，劉錡豫的看法是：

……不能排除畫家的記憶有誤，但可以確認畫家對圓山的理解，的確是有鐵道經過的大龍峒圓山，而不是基隆河對岸劍潭山靠近大直的方向。……若《圓山附近》是郭雪湖將劍潭山與圓山的寫生成果整合後的作品，亦符合「附近」這一命題。⁷

三、1928年之前圓山附近的空間記憶

在郭雪湖1928年畫《圓山附近》時，此處基隆河兩岸的空間，已由數代人從山區郊野逐步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化設施的遊賞空間，至臺灣神社參拜，經過摩登的明治橋，還可去圓山公園、圓山動物園、圓山運動場等地走訪。從1927年臺北市街圖可看到附近的空間梗概。當地還有1897年發現的圓山貝塚遺址，以及臨濟護國禪寺、陸軍墓地等，劍潭山下基隆河轉彎處還有劍潭古寺，歷史空間層次可說相當豐富。

1896 年日本當局將臺北圓山丘陵規劃為公園，1897 年圓山公園開放。1901 年淡水線鐵路開通營運，設圓山驛。而對面基隆河北岸的劍潭山上，1901 年也建立了臺灣神社，同年由十川嘉太郎技師設計完成「明治橋」，這座地位重要、具有優美鐵桁架及雕花欄杆的鐵橋，連接敕使街道，直通城內的政治中心。1914 年圓山動物園設置。1922 年「圓山」所在的「山仔腳庄」改稱圓山町，南接宮前町，過明治橋則是大宮町。1922 年由臺灣日日新報社校正刊印的《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》，應是從圓山之頂，甚以更高的視野，畫出臺灣神社鳥瞰全景，此圖明確地將這個區域主建築方位及相對位置都盡可能標示出來。若再搭配觀看 1920 年代另一張圓山附近的高空俯瞰照片，對這周遭景物的環視就更加清楚了。1927 年的臺北市街圖則已標示出「圓山町」的位置。至於 1935 年因為是始政 40 週年的特殊年分，鄉原古統及吉田初三郎兩位名家，都以臺灣神社為背景創作了繪葉書等版印作品，圓山附近成為統治神域及大眾都會公園的多元角色就更為鮮明。



《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》，1906 年印製，1922 年重印並附補充資料
圖片來源：維基百科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File:Taiwan-Grand-Shrine-Jingu-Map-1920s.png>



明治橋（中山橋）鳥瞰，1930，攝影，18×12.7 公分
圖片來源：神奈川大學，「人類文化研究的非文字資料系統化」資料庫
<http://www.himaji.jp/database/db04/permalink.php?id=1140>



鄉原古統描繪臺灣神社與明治橋，1935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繪葉書，13.9×8.9 公分
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

感謝洪廣冀提供觀看圓山附近的新視野，筆者這篇短文也需要將劍潭山與士林這片森林保安林納入討論。保安林是針對特定公益功能而設置之保護林，臺灣的保安林始於日本時代，由臺灣總督府於 1901 年公布施行之臺灣保安林規則及施行細則後，開始調查編入。而臺北圓山的保安林設置，依據保安林臺帳，則是於明治 40 年（1907 年）9 月，由臺灣總督府以告示第 143 號指定四號保安林，而此處的保安林種為風致林。

有關臺北圓山保安林相關研究，1989 年時任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技士的莊治宗，於《臺灣林業》第 15 卷 2 期發表了一篇〈臺北市保安林整理之研究〉⁸，為本文提供相當珍貴的線索。臺北市保安林劃編從 1907 年臺灣總督府頒發「臺灣保安林規則施行細則」開始，同年也著手編訂圓山（即中山區大宮町段、士林區福德洋段山子腳小段）的風致保安林。直至 1989 年，風致保安林仍主要分布在中山區與北投區。



吉田初三郎，《臺灣八景別格：臺灣神社》，約 1935，明信片
8.8×14.2 公分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
圖片來源：國家圖書館「臺灣記憶」系統提供

再根據莊治宗的專文第 38 頁「表二、原始（編入、訂正）風致保安林產籍資料統計」，顯示圓山附近（中山區大宮町段）的風致保安林，在 1911 年 11 月 29 日編入至 1928 年 3 月 7 日訂正之資料，產權為民有的筆數至少有四筆面積共 151288 公頃。也就是說，只要不亂砍濫墾，當時對於民有土地的林下經濟，或許是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。在郭雪湖《圓山附近》畫中出現耕作中的日本農婦，是否也展示了「保安林」政策下的另一種視野？而且有趣的是，第四號保安林的位置，依據地圖的標示，應該是位於士林區福德洋段山子腳小段，而中山區大宮町段是



萩谷秋琴，《圓山》，1927

見出版品《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》，收錄於「名單之後：臺府展史料庫」

圖片來源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



仲吉哲哉，《圓山風景》，1927

見出版品《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》，收錄於「名單之後：臺府展史料庫」

圖片來源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

第三號保安林，據此推斷，郭雪湖不只在畫面上將保安林的「第四號」四方形界碑的形狀改成方尖碑，還將其位置位移更動。

至於 1927 年第一屆臺展時，是否已有畫家選擇「圓山附近」作為創作題材？的確，東洋畫部及西洋畫部都各有一件作品入選，亦即萩谷秋琴取景角度近似 1922 年《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境內之圖》的《圓山》，以及仲吉哲哉從基隆河上游南岸，看向劍潭山的《圓山風景》。限於篇幅，本文不討論這兩件作品。

四、郭雪湖的圓山新視界

有關創作《圓山附近》，郭雪湖一生有多次精彩的描述，摘錄郭雪湖基金會提供之資料其一如下：

圓山風景綺麗，是當時的文人墨客吟詩作曲的聚集地，明治橋跨基隆河，將臺北大稻埕與劍潭連接起來。劍潭風景更佳，幼時常與母親來劍潭寺進香，香火頗旺，整個圓山、劍潭是極具靈氣的寶地。……每天清晨五點一早便到圓山找題材進行創作，最後決定以圓山鐵道（淡水線）附近景色為題材，構圖上開始導入對景寫生的寫實手法。……當時的寫生稿就有二、三十張。有一張彩色的畫稿至今還存著。……由於膠彩畫不便塗改，在寫生稿的檢討與取捨上構思很久，大約又畫了五個月才完成。剛剛趕上參展的日期。

郭雪湖一說再說有關創作此畫的心路歷程，雖然長久以來面對來自各方的訪問者，畫家的記憶也許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有些許說法差異或錯置。

不同的草圖也揭示畫家琢磨畫面配置的苦心經營，除了遠山山形、天邊雲狀、岩石樹木的分布、明治橋桁架的數量與位置、鷺鷥數量及飛行路線，甚或農務人物的有無及其性別、裝束，農具推車等諸多細節的更動，皆與最後完成作品版本略有不同，可見畫家會將不同角度的草稿加以拼裝組構。這樣融合實景「寫生」及自我虛擬創造地景的習慣，《南街殷賑》與《新霽》是著名範例。而需強調的是，畫面無論怎麼混搭，主要的視覺焦點呈現對於創作者而言，還是帶有象徵或指涉意義。

然則從現存的三張白描畫稿以及一張彩圖下繪，是否能從中看出郭雪湖創作的視點？至少遠山的山形，可讓人察覺那不是南港的山，也不是五股的觀音山，而是他自小就極為讚嘆的大屯山系。對於山系的描繪，有時是清楚勾劃出海拔 1092 公尺大屯主峰的線條，有時又像左偏畫成了面天山可愛吸睛的小圓丘，再加上保安林碑的增添，至少在郭雪湖的概念中，圓山附近包含了基隆河右岸／北岸他的足跡可達之處。畫面的方位，山景與明治橋的相對位置，絕對是這幅畫想要傳達的重要視野，至於此處代表日本政府治臺之「最高神域所在地」的象徵意義，從同時代人的作品畫面及標題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再根據郭雪湖基金會提供之資料，郭雪湖曾經表示：

這個蔡雪溪也是很偉大的，第一回、第二回落選啦。第三回畫我的風格，……連題材都同樣是圓山，他入選那張連題材都是圓山。此外，我是右方那條路，看過去現在的「國賓」，就是當時臺灣神社的方向……。「國賓」你知道吧？對，就是「國賓大飯店」，那已經拆掉了，臺灣神社就在那個地方，他就是畫那個地方，題目叫「圓山之秋」。所以說很偉大！

而此處郭雪湖說的「國賓大飯店」，應是當年「臺灣大飯店」的誤記，現址即為「圓山大飯店」。

根據上述觀察以及各界文史資料的綜合判斷，筆者也親身在附近走訪踏查，目前個人的判斷是：郭雪湖創作《圓山附近》的視野方位，主要是以位於基隆河北岸／右岸、劍潭山下河道彎曲突出之處（今圓山河濱公園）的丘陵高地，左望俯瞰明治橋接敕使街道的端點，橋後就有圓山的林木，更遠則有大屯山系的優美山形浮出。其他景物雖略有拼貼更動，但主要景點被框架在此範圍。而他所隱沒不畫，意在言外的，卻是時人畫此處最關注的臺灣神社及基隆河。《圓山附近》這件將近一百歲的作品，因臺灣神社這隱而未顯，卻至關重要的處所，竟能激起文化工作者，不斷深入探討研究，想來終究不枉這位 20 歲年輕人當年的苦心構思了。

還值得一提的是，1928 年的隔年，郭雪湖再提送大幅作品《春》，又獲得 1929 年第三屆臺展特選。筆者認為這幅《春》也是自 1928 年以來，郭雪湖於圓山鐵道（淡水線）沿線勤奮寫生的成果，而這次所畫的地點「臨濟護國禪寺」，其位置就是如假包換的「圓山附近」。今圓山捷運站附近的臨濟寺由日本僧人梅山玄秀（得庵玄秀）籌劃設立，始建於 1900 年，完工於 1911 年，隔年 6 月 21 日舉行落成佛像



上圖：郭雪湖，《圓山附近》（底稿），墨、紙，1927。圖片來源：郭雪湖基金會提供

下圖：郭雪湖，《圓山附近》（底稿），墨、紙，1927。圖片來源：郭雪湖基金會提供



上圖：郭雪湖，《圓山附近》（底稿），墨、紙，1927，96×180 公分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 下圖：郭雪湖，《圓山附近》（色稿），彩墨、紙，1928。圖片來源：郭雪湖基金會提供



位於臨濟護國禪寺的第十三番阿波國大日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
圖片來源：林育淳攝影

安座大典。臨濟護國禪寺原屬於佛教禪宗的分支臨濟宗妙心寺派，山號鎮南山，為日本佛教於臺灣宣教的重要場所，也是當時唯一被冠以護國之名的佛寺，其為臺灣現今僅存最大型的木構廟宇。有意思的是，1925年由日本的巡禮遍路文化發展出的「臺北新四國八十八所靈場」，臨濟護國禪寺也是其中據點之一，禪寺最初有四尊佛像十一番號到十四番號，但今日走訪卻可以看到九尊佛像，這是因為戰後有些寺廟毀損，有些佛像被移置搬遷所致。

1929年第三屆臺展特選作品《春》，延續著郭雪湖1928年開啟的細密畫風，不愧是所謂正宗「雪湖派」，景緻繁複充塞畫面，雖不曾見過彩色圖版，但仍能想像其色彩斑斕，並且以多層次的綠色包覆精彩的木構建築。郭雪湖不僅仔細畫出未經遷拆改建時，承襲日本伽藍禪寺風格的大雄寶殿及周邊配置建築；更有趣的是，他也精細地在畫面右側石徑旁，畫出於1925年新設立不久「臺北新四國八十八所靈場」的其中一尊小石雕佛像。可見郭雪湖不僅對於環境變化相當敏銳，對於具有歷史文物價值的物件或題材也都非常注意。因此作為臺灣極具代表性的職業畫家，真是自少年時期就逐步累積從而建立深厚基礎。

五、結語：「圓山」不只是一座山

郭雪湖一再提及：「第二回特選後，第三回展就有模仿我的畫風續出了」。限於篇幅，本文只略談1929年蔡雪溪的《秋之圓山》及1930年謝永火的《宮之下附近》，兩幅由雪湖派畫家所畫的「圓山附近」。

郭雪湖已經說明蔡雪溪畫《秋之圓山》的取景，從畫面景象也的確可看到濃厚的郭雪湖影響力。而謝永火的《宮之下附近》這件作品其實非常精彩，從地名就可以知道他的寫景取自基隆河北岸、淡水線鐵路「宮之下」驛站（劍潭）附近，並且仔細描繪位於海拔約153公尺劍潭山的臺灣神社之下方的建築群，那是一片美好的住民生活空間。《宮之下附近》呈現的基隆河對岸有著海拔約36公尺的圓山小丘，畫面右邊遠山則是清晰的大屯山系連峰，更有趣的是，細覽大屯山脈左下方，竟可看到桁架連綿、1925年通車的第三代臺北鐵橋。此圖算是受到郭雪湖勤於寫生的影響，以飽滿的畫面構圖展現出一覽「宮之下附近」全景的雄心壯志。



蔡雪溪，《秋之圖山》，1929

見出版品《第三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》，收錄於「名單之後：臺府展史料庫」

圖片來源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



謝永火，《宮之下附近》，1930

見出版品《第四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》，收錄於「名單之後：臺府展史料庫」

圖片來源：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

20 歲左右的郭雪湖於 1928 年畫出《圓山附近》，當時他面對的是一片現代化的臺北城市地景，為「臺北名所」、風景勝地，但《圓山附近》的畫面僅呈現那座通往臺灣神社的桁架鐵橋明治橋，卻沒有描繪在 1895 至 1935 年間形塑出的現代空間（modern space），包括圓山公園（1897）、圓山驛（1901）、圓山動物園（1914），以及 1927 年「臺北市街圖」已標示的圓山運動場、圓山町等現代規劃及設施。現代風十足的「圓山」隱身於郭雪湖的《圓山附近》，但 1920 年代的臺北人應大多都知曉「圓山」及「圓山附近」，這個因著過去層累（layers of the past）而形成的城市人文歷史地景。

「圓山附近」早在清末已是名山勝景所在，基隆河右岸的劍潭山下有劍潭古寺，左岸圓山則有大龍峒仕紳陳維英（1811-1869）悠遊山水所構築的宅第「太古巢」，在基隆河泛舟賞景更讓人流連忘返。感謝郭雪湖及「雪湖派」畫家們產出的臺灣近代美術史作品，記下臺北城市共同的記憶。誠然，「圓山」不只是一座山，《圓山附近》也不一定只能是基隆河左岸的風景，藝術家是「記憶的使徒」，但其視野也可以是複數的。郭雪湖不但將自己「心內的所在」流傳後世，也希望研究者能通過藝術作品，發現藝術家們製造地方／製造所在（making place）的心意，也讓觀者得以持續擁有認識自己國家過去的通關密語。

1 〈附錄四 .2-5 郭雪湖先生訪問錄音〉(1991.12.26 於臺北)，收錄於李進發，《日據時期臺灣東洋畫發展之研究》，臺北：臺北市立美術館，1993，頁 448。

2 邱函妮，〈街道上的寫生者——日治時期的臺北圖像與城市空間〉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，頁 74。

3 同上註，頁 77。

4 王子碩，〈透視畫境 | 郭雪湖〈圓山附近〉〉(2023.11.17)，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Facebook，網址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tory.php?story_fbid=725938992891875&id=100064273436452&mibextid=Nif5oz&paipv=0&eav=AfaP5FC3naXGZ5jWUDyCB69BXfYRYNj5U9OnDh8FgmtRvHR9hiaZlyIPkTO2ls3d-eQ&_rdr (2025.05.08 瀏覽)。

5 朱佑霖，〈當代策展的多重跨域：策展人洪廣冀帶你看「林野：力的交界」特展〉，《典藏 ARTouch》(2023.11.28)，網址：<https://artouch.com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/content-125742.html> (2025.06.22 瀏覽)。

6 劉錡豫，〈並未爭辯的爭辯：郭雪湖《圓山附近》的空間、圖像與眾聲喧嘩〉，「對話下的 Taiwan Art」專欄，《典藏 ARTouch》(2023.06.29)，網址：<https://artouch.com/art-views/issue/content-110555.html> (2025.05.08 瀏覽)。

7 同上註。

8 莊治宗，〈臺北市保安林整理之研究〉，《臺灣林業》15 卷 2 期，臺北：農林廳林務局，1989 年 2 月，頁 31-44。